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八十三 史部

貞觀政要卷三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君臣鑒戒第六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于

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宵旰相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

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已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為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之試職張元濟恠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

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臯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羣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

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後同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顔閔匹夫也顔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

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桀何桀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為桀紂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烏去聲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

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刼良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四皓為輔賴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去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太宗以武德九年即帝位至是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齊

相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奔於莒鮑叔為之傅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管仲讐也請得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過絶西域朝貢

伊吾既内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上人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

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皐陶賡歌之辭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

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盡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説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韈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

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滕音肩垓音該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爲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爲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

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爲舊君反服古歟爲去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篇之辭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

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名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去聲後同）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爲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

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主者爲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

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啟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

掌後同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况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

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

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内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

纖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爲堯舜臣爲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之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

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茂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

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岐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爲知言也葢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

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末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爲幼主（爲去聲）生長深宮（長音掌）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僞理國安危所以爲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夫音扶）多無才行（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

思報效翻行弒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爲右屯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爲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葢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

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爲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爲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僞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廼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

凡十一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

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之當去聲則無爲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

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扶音比肩而立比音鼻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爲恥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朱氏黼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職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

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甚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二千餘員其末流之獎末必非
太宗啟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二十二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攝事太宗深懲斯獎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自後世觀之

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葢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員外之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隳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嬖幸葢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嬖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

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爲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都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惟寃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躋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叅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

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為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三公之所當叅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

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廪總判府事刺史見前篇註堪養百姓與否故於屛風上錄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說音悅傅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為相)逢呂尚(呂尚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

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赧奴版切愧態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冑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大羣臣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眞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恩則不爲已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過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已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

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爲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丕應徯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羣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爲也以若所爲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屏斥有餘罪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鼻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後惡迹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𡚁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爲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甞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令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爲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眞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爲官擇人爲去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爲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

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愼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去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令平聲後同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强幹爲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辭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禀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

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爲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爲將相並去聲後同必先

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

制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而不輙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爲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爲要職治外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内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

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朝廷其堂奥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

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内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内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爲之夫令親民之先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知體要者歟爲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内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爲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爲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上應列宿

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笄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浮薄也所

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事諮禀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虔切）至於懿戚元勲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

路殊爲不可將救茲獘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爲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爲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

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具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厥職矣太宗即以洎爲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爲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後同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難自知誠亦不易以豉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音長澆競之風

掌

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爲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爲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進而考其德行道藝賔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

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内平外成　周召光煥乎之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　然則四岳之事或一人而總兼之九官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皐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　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伯益也　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葢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　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　何

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以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遥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言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葢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龍逄桀臣比干紂臣

皆以忠諫見殺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葢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

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系傳記行事著說苑三十篇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隙也絶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音洛後同不顧

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内實險詖音敝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内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音鼻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别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

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

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

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朞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爲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臯陶爲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

于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其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復修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後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盖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爲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譏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 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爲邗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爲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齊國公並爲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今按新唐書房玄齡傳太宗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

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此不及尉遲敬德侯君集與史傳小異皇從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上言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入鄠南山聚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元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推他

同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鄼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爲荊王從祖昆弟澤爲燕王並爲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

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已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爲縣公

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踈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襃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爲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

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號食邑禮典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襃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尢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之劉氏益彊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次子也等二十

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爲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宏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其數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後二世被弑子嬰降漢不及期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書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圮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

興王之運殷憂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沛人父嵩爲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爲武皇帝漢高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必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上聲勛與勳同重平聲放勛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

因以爲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鼏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東遷避逼周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爲閏餘百六爲周之阨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莽爲閏位百六爲漢之阨數也律歷志曰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注易文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

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啟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爲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將閭秦公子爲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爲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識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向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

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爲九見周禮

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周制天子畿内之地方千里詩曰邦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

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

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之時又豈可以帝世之法而爲治也

紀綱弛紊斷可知焉

鍥船求劍未見其可鍥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而不其惑乎

膠柱成文

彌多所惑{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而降}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未堪羿浞之災{羿音刈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邱羿耽于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爲帝因羿之室生子奡奡弒帝相夏之貴臣殺浞後滅奡立帝相子是爲少康}既懼高貴之殃{罹音離魏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爲昭黨所弒}寧畏申繒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爲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莊華切髽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髽禮記曰魯婦人髽而弔崤陵之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

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也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剌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黄霸爲頴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爲頴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曰甫杜前漢邵信臣爲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爲政清平民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産珠先守多貪珠徙

交趾人物無資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為神明

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榮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淩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為去聲後同

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闕為鉅鹿太守何並為潁川太守每之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

火後漢左雄爲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爲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衹裯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爲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二百者舉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

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桓公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爲如字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而爲言獨照神衷

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夷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横之術從音蹤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

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

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弘奬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羣臣以宮中暑濕寢饍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項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

慇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簴上音筍下音巨縣鐘鼓之推也皆以木為之横曰簨縱曰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叙文命史記以為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絶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

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閒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爲人君）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猝）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

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象傳之辭）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令平聲）作鎭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

子文之理猶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黄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黶音點欒姓黶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惡實章後盈見逐盈黶之子也▢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剖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取其方面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户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僞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

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音扶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爲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云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曾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

宗室戞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絶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内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其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强公等以茅土耶詔停世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始末云　今按新唐書貞觀十一年六月己未以諸王為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為世封刺史通鑑綱目六月以荊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均與此章所紀年歲同與註内所引五年十一月年月不合似當以新唐書綱目及此章為據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

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氏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哉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以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列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爲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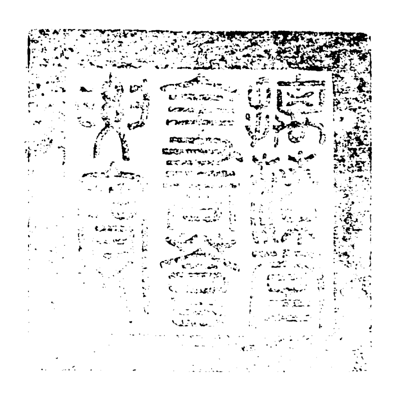
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
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
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
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
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
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
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
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
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
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
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
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
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
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
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
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

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偏守内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内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姤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莞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閒悖逆自恣負强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爲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爲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處爲言而以季世之弊處爲說此誠爲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世則亦未敢以爲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帝畫壄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疆之紛紜轇轕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爲非

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爲是者泥於古之名也盡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拔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爲治

貞觀政要卷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八十四 史部

貞觀政要卷四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屛且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絶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

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爲之君臣内爲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碁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爲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以尋常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

謂高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恆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高宗之懦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庶幾匡正唐室不致牝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眞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為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

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層俚語曰俚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

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聲見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

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爲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實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絶覬覦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爲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争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攙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爲天下笑太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

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爲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爲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

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爲世作法爲去聲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

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鏹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及梁王王名武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欽欽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見本傳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傳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修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爲父也所以啟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

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爲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覬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啟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我言之爲去聲後爲朕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初秦王薦爲治中

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爲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曰養百姓最急黄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爲急傳去聲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

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闚闞（分去聲闚音窺闞音俞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已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爲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爲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

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

尊敬師傅第十 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 少去聲 李綱 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諡曰貞○今按通鑑綱目此條係在貞觀四年 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轝入東宮 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是為三衛 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

綱爲太子爲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篇

註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敎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懍音凜嚴毅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古之以爲難綱以爲易以豉切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

禮敬

愚按世子爲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

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黄帝學大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君疇）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

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扶夫音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皐䕫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勲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爲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茍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傅周公為太保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為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為高所弒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

爲太子諸王爲去聲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爲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爲親王者置師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宫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

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

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做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

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况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傅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甞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爲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爲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是爲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後同居寢殿

之側絶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德爲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主祀一作嗣主）申下交之義故得溺言咸薦膺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

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掌未曾識憂懼曾音層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楯也籥樂管以竹爲之三孔長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珍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奭召公名成王以二公爲師保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子迎四皓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爲之輔

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爲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爲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

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豉切）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叅侍從（去聲）思廣儲明暫顧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膺曆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敘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愼一日求異聞於

振古勞磨思於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

加以暫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摛音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十銖爲錙)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爲大夫作離騷經爲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長魏太尉善草書張

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隟與隙同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

成敗於前蹤晚接賔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艮娣之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内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内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内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别於嫌疑别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

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疎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敎宮寀無因以進言(寀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音燭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

等事在十八年則洎
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爲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諍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爲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疏條陳詳悉誠敎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修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凡七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還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為說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

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所裨益望太子亦如已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太任爲人

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識百卒爲周宗而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

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傅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追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疏遠老臣失德宮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

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後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解解音懈

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後同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

往行去聲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

事名爲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音扶

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

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

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舜舉一十六

族即八元八凱見擇官篇註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啟磐

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或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

愛於身後曁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昵與暱同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聲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注在外曰姦在内曰宄愎諫違卜愎音僻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殺虜有功諡曰孝齊冏姓司馬名冏晉齊

王攸子也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琵招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誅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篇注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帝時為大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為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王七德之義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

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

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爲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爲諸侯王善惡録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彦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勲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葢太宗家庭之内恩常揜義訓敎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葢寡毋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王曰爲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謚曰獻）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韙楚王瑋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之謚曰隱）覆亡非一並爲生長富貴（爲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致（好去聲）汝等鑒誡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爲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

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爲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顔回閔子騫（顔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黄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黄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

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爲君子行惡事則爲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

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譸音舟譸張狂貌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為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璽書責之因以綬自絞賜謚

刺曰夫爲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爲藩弼使其能佩服斯訓何以尚兹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毋乃以言教予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爲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驕奢有以移其本性耶抑太宗教敕之言雖切而表率之道未至耶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

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 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爲去聲後爲立同 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盗起徴拜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羣盗皆降 或與人興詠生爲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羌爲寇堂討平之巴庸清静生爲立祠 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衛太子之

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敎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荆也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

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撥人不閒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眞良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也而使皇子之

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爲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爲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爲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賛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

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纆音墨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爲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子云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故能釋層冰於瀚海變寒谷於蹛林蹛都賴而易失也切唐之思結地置蹛林州漢書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注云蹛林匈奴繞林而祭也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曰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

弘見敎誡篇注 祇四德而爲行去聲易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子道也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敎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啟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敎子兼四時以齒學

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鐘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處上聲羣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上音比下音唱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謟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爲君前爲太子後爲少子少陽之道斯諒震爲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

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悉井切覩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覬披文而相質相去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王名發武王名啟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闕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秦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言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端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高慼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爲讒恵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敘戒篇註景有懟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啟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佞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帝吮心懟由此怨通及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沖防衰年之絶

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微漢武帝名儲兩爲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背音倍據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爲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開道於匡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

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爲丞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

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爲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爲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

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光武爲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爲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炟是爲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

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搆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叡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羣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

而致感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祲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瓘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咨盛音成晉愍懷太子名

遹惠帝長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爲惟非於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譏譖於帝廢爲庶人

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修致戒於京鄗(音鎬地名)鄗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以爲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爲盛帝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

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斁音妒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之戒）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爲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修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畫像而民不犯

注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誅殛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

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涼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形人力命痿躄而受身殃痿音逶躄音鱖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畜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一節述營繕之戒

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爲德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出戰國策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酗醟以致昏酗音昫醟音詠酣怒也酖湎而成忒酖音眈湎音沔嗜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以酒爲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駡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書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此一節述

甘酒之戒嗜幽閑之令淑實好逑於君子好上聲逑匹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辭王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耻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倢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爲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愛之生奚齊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以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王

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襃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後因取襃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襃姒盡取周賂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復有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蒐田冬曰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高深不懼夫音扶胥靡之徒韝紲爲娛小豎之事韝音鉤鷹帽也紲音懾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

銜橛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靦於獲多靦音腆慙也獨無情而内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肖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囀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絶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

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爲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爲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爲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疏德之初羣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葢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墻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為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號

爲博詳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聲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黄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咈拒毋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也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爲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今苑内娱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令平聲後同

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啟周誦焉足言哉焉於虔切夫爲人上者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

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愼終將安保承乾不納𤣥素又上

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

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敎誡篇注然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

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

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

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

漸染既久_{漸音尖}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祭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_{聞去聲}玄素叩閤請見_{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内鼓對玄素毀之遣戸奴伺玄素早朝_{朝音潮}陰以馬檛擊之_{檛音查}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

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門不異闤闠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

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之故得肆爲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内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於一再至於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楊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宫僚同坐至除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爲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於其初魏王効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禍故爲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間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

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盛爲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即趙宣子也呂望師周望太公也爲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爲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

內比者（比音鼻）曾無復監（曾音層）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長官名）千牛又復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

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

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項聞宮内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 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懈 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

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絶鄭衞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羣竪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

綺見定分篇注姬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即賈誼也見納諫篇注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處上聲後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凊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凊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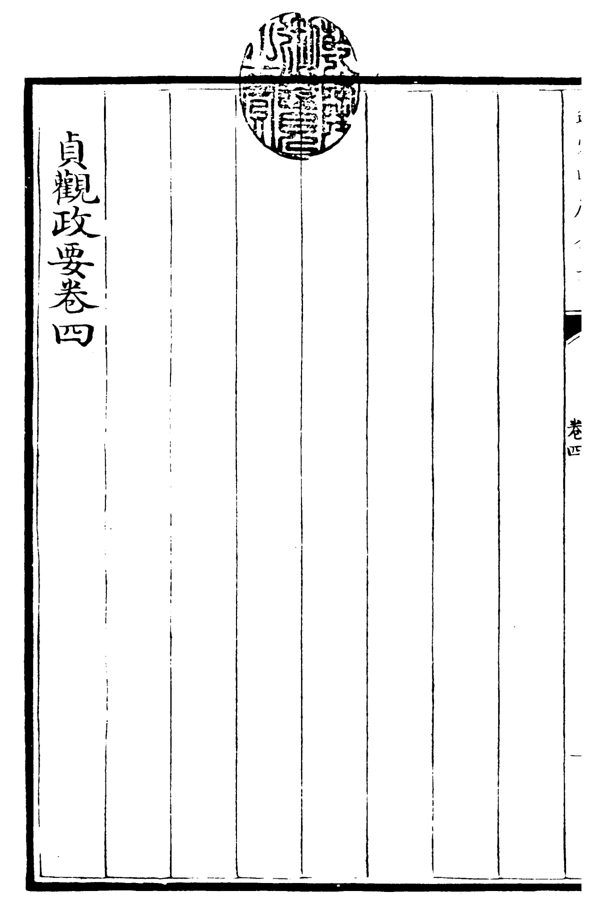
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複姓就舍殺之

是時丁母憂起復爲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苫枕塊）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鞫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是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

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宜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時志寧毋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苫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麑矣承乾之爲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苫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濂